

密警传奇之三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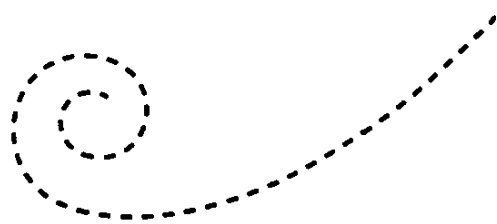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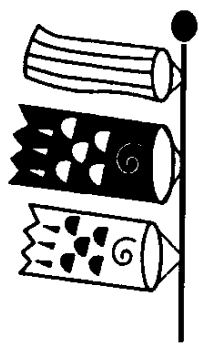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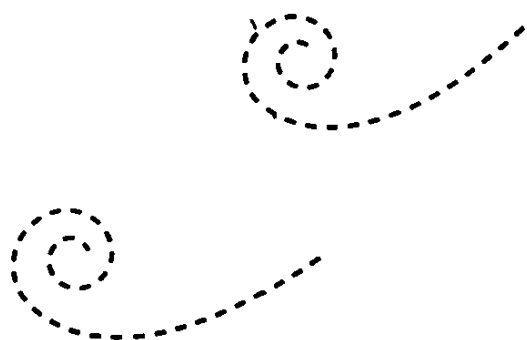
风物语

有容

为了爱你 从前所有的伤痛都可抛弃

华艺出版社

风 物 语



华艺出版社

新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物语/有容著. —北京:华艺出版社,2000. 12
(浪漫情怀)

ISBN 7-80142-267-8

I. 风… II. 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8670 号

北京市版权局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—2000—3836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7.5 字数:110 千字

印数:0001—5000 册 定价:14.8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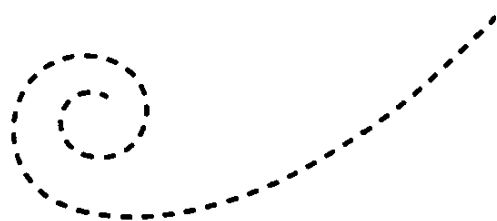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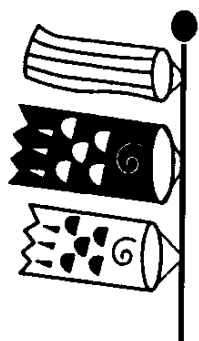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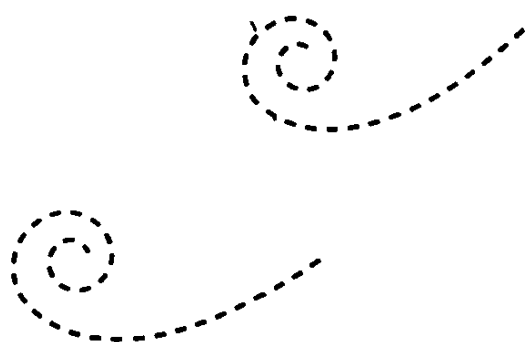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真诚的心 执着的爱

——幻化一世之——

浪以之寒
漫以之溢
情以之用
怀以之暖

风 物 语



华艺出版社

新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


心 情

有 容

接近期末了!

好像上一本稿子的时候才很快乐的提到才考完期中考嘛。结果……哎……哎……快乐、轻松的日子仿佛过得特别快!好像才没过多久,怎么又接近期末考了!上一次才大言不惭的说报告不多的,如今……哈……哈……真的不多?才见鬼呢!六、七份的报告在向我招手?!有容一时间有点不知身在何境!

这几天天气实在冷得不像话!每每要从被窝爬出去就得花上个一、二十分钟。唉……这可让我这从不赖床的人尝到何谓“上床容易、下床难”了。

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度过这十分难得的二〇〇〇年的?想想,这几百年才累积来的缘分可是不常有的哩!错过了这一回,大概没人有那个“福



份”再过个连着三个○的年吧!一千年哩!又不是仙人,哪个人能够如此长寿?所以呢,这个年是十分特别的喔,应该要好好的规划一下才是!二〇〇〇年的第一天有容如何度过呢?这当然要过的十分的有意义喽!看曙光迎千禧、上街大肆采购……这些都是不够看的!要知道有容的千禧年过法是十分与众不同的。那么……我是以何种方式迎千禧呢?就是……就是……写报告迎千禧。哎……

前些日子买了一大堆卡片想分寄给亲朋好友及一些读者,可是……那些卡片真正寄出的真的是少得可怜。原因是懒人容真的是人懒了!懒到圣诞节卡片成了新年卡,甚至……至今没有寄出的卡片仍一堆!哎……

而日子总是要过的!可是我就是有法子让自己过得水深火热。

人呐,平常时候还真不能当废人!一旦当惯了,一到了必须当“超人”(也就是必须赶稿、赶报告的)的时候,那时候通常会熊熊恢复不过来,于是乎,日子通常会给磨成黑白的。不要不相信,有容此刻的日子真的是黑白的。



聊了那么多生活上的事，谈谈稿子吧……

原本打算进行的方式是一本浪漫情怀、一本璀璨风情，可是……我忽然比较想写御风的故事，于是，这本《风物语》就这么给先写出来了！于是乎……璀璨风情第三部书就这么不小心给拖稿了。

基本上，如果觉得《雨物语》故事过于平淡的读者，相信《风物语》可以满足一些不同的感受。就一个作者而言，我觉得我在塑造御风这角色时，多少是有些偏心的！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比较喜欢御风那个坏胚！难道我也成为“男人不坏、女人不爱”的拥护者？

哈……当然不会！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多喜欢御风一些些而已！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于是我就把该动笔的璀璨风情暂且放下，先完成《风物语》再说喽！不过，也多亏先写了这本稿子，因为在写这本稿子的时候，我忽然脑海中同时冒出了一些新的点子，于是乎，在《风物语》之后接着上阵的故事……《水物语》，也就提前有了新架构。至于璀璨风情也将在二月份有新的系列会问世喔！



新年虽已过!在此还是向大家拜个年!
恭喜、恭喜、恭喜!



楔 子

一家静雅别致的咖啡馆坐落于这繁华喧闹的都会，其特殊的装潢、格局仿佛能将都会的纷扰喧嚣隔绝在外，因此这家具有“遗世而独立”特质的咖啡馆，总是能吸引不少想在喧哗都会中寻求片刻安宁、闲静的人们。

数十个座位已然坐满了七、八成的客人，然而咖啡馆中却仍保持着一定水准的安静，客人的交谈声总是轻声细语。

一个神情冷然，脸上总是噙着淡雅笑意的俊雅男子正看着手中的一张红色喜帖。

这个男人是冷漠的，尽管他的脸上漾着笑意，可笑意中仍难掩着令人不敢接近的寒意，乍看下的温柔却禁不住久看时发自星眸中的冰寒。

又是一张结婚宴会的邀请？

真不明白，这年头为什么一窝蜂的人急着往爱情“坟墓”里跳？



他不否认甜蜜的爱情令人向往，可是，他拒绝和任何一个女子步上红毯。甜蜜的爱情在情到浓时的结婚之后将现出可怕的原形，这是他已婚朋友的经验谈！

更何况，到目前为止他仍没发现到任何令他有冲动想结婚的女子，除了那个深烙在他心底深处，终究因为拜金而琵琶别抱的女子。

方莹柔，那个至今仍令他感到微微苦涩的女子。

御风噙着嘲讽的笑意把喜帖随手往桌上一搁，端起微微发凉的咖啡轻啜了一口。

当他的思绪随着流泄在空间里的西洋老歌飘远之际，一股清雅的幽兰香气飘来，随之一抹淡淡的阴影罩在他眼前，他抬眼一看，一个清丽甜美的女子带着笑意正看着他。

是个清艳相宜的女子，只是……她看起来好小！美丽的脸上仍有未褪尽的童稚之气。

她几岁？十八、十九还是二十？

带着不着痕迹打量意味的御风不得不如此认为，但他随即回以她友善却淡然的笑容。

自己和这女子认识吗？他脑子里闪过几个可



能的猜测。正当他要开口为自己解惑时，那名女子在未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大方的坐下来，更劲爆的是她在坐下来之后又同时巧笑倩兮的对她柔媚的说——

“亲爱的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”然后她端起御风眼前的咖啡就喝了起来，完全不理睬他的表情。

亲爱的？不会吧？他这人也许是花心了一些，可也还不至于到达他和哪些女人交往过都没记忆吧？更何况那么具水准的美女他不该没有印象才是！只是……他仿佛觉得她像谁，不过……

他真的不认识她。

美丽的错误在他看来根本不可能只是单纯飞来的艳福，他冷静的头脑一向不允许自己在某些方面想得太天真、太自以为是。

淡雅的笑意仍在嘴角，可他冷沉的眼眸更添加了几许的机灵和等着看好戏的嘲讽。

御风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应付所有的一切，对于“好戏”无论它的前戏有多长，他一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开锣！

“哈啰，亲爱的。”韩荷见御风仍一贯的微笑



着，不由得有些发急的又重复了一次亲密的称谓。

他好笑的看着她，恶质的干笑了一声，“你是语言学习机吗？”

“为什么你对我的话完全没有感觉？”这可恶的男人，那句“亲爱的”可是她对着镜子练了不下数百遍，这才能够说得那么自然而不扭捏，而这迫得她得如此自虐的男人竟然说她是……语言学习机？

御风看着她，豁然开朗的笑容绽在脸上，“只有小孩子才会对这种话有感觉。”他打量着眼前这名女子，他想，自己知道她是谁了。

她不就是那个他那对宝贝父母，为他安排下个星期才见面的相亲对象吗？

基本上，他对于相亲是厌恶反感到极点的，可是他却答应了下个星期的相亲，因为这个女子的相亲相片中所取的那个角度有些像方莹柔，而方才他又捕捉到了那个角度，因此他才想起来她是谁。

这个女子对他那么有兴趣吗？竟等不到双方约定见面的日期！



韩荷对于他的话十分不满意地绷着脸，“那么什么样的话才会令‘大人’有感觉呢？”她脸上净是不服气的表情。

什么嘛！自以为是的沙文主义男人，若不是她是被迫欲和他相亲的受害者，她才不会跑到这个地方拉下身段，打算以轻浮的举动吓得他连相亲的勇气都没有哩。

想她一个出身名门，被严格的家风管得至今都堂堂步入二十岁“高龄”，仍没 First love 的冰清玉洁女子，要作如此大的牺牲，很委屈的呢！

第一次谈恋爱她绝对要争取到恋爱自由，而不是老掉牙的相亲。拜托！她才二十岁哩，是二十不是三十，她又不是过期存货，为什么要用相亲为自己找到另一半？

所以，她韩荷才不许允自己成为相亲的笑话哩。

可是，她发现自己似乎有些失算！这个男人好像比她想像的还要难缠。

那句她自认为很火辣，自己说得都挺难为情、鸡皮疙瘩掉了一地的“亲爱的”，竟只有给他一种感觉——小孩子？



这男人很自以为是哦!

他多大?二十五、二十六?最多绝对不可能超过三十,那他有什么资格说她这二十岁女子是小孩子?

好啊!她倒要听听他这个“大人”能说出怎么样的惊人之语。

“那么你就让我见识一下什么叫作‘大人作风’。”

御风挑眉邪邪的一笑,“那你就听好了。”

在韩荷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他忽然倾身向她,亲密地在她耳边呢喃爱语,且略带顽皮意味的在她耳边尽情放肆。

一阵令人脸红心跳的挑逗言语听得韩荷脑袋瓜一片空白,只能红着一张脸,惊骇得瞪大眼。

他……他说的全……全是限制级话语……

这个男人八成是变态!不,一定、绝对是变态!一阵瞠目结舌之后她下定论。

“你……”她目瞪口呆。惊觉御风眼中、脸上的嘲讽和看长不大的小女孩一般的笑意,赶紧咽了咽口水后故作镇定的说:“也……也不过如此而已,我……我还以为有多么骇人的话哩。”



哦! 老天! 她回去之后一定要严重抗议这回的相亲对象!

什么和什么嘛! 这男人除了还长得人模人样之外, 骨子里根本是超级大变态!

她不要! 绝对不要和这种男人相亲, 老爸和老妈的“目眊糊到牛屎”, 她可不!

“哦! 是吗?” 御风一挑黛墨般的斜扬剑眉, “也就是说你的心脏是很禁得起考验喽? 很好!” 话甫一说完, 他身子忽地倾大了角度在她唇上重重一烙, 灵巧的舌尖探入她口中更进一步、更深一层的挑逗她。

韩荷的眼睛张得如铜铃般大, 害怕又无助的感觉到他的舌尖在她檀口中放肆。

现在……这又是什么情形?

她觉得好像有样很重要的东西被索走了。她的初吻, 她保留了二十年的初吻被终结了?!

她还来不及为初吻给人莫名其妙的夺取而哀悼, 那个未经她同意强行索吻的色狼, 竟然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离开了她的唇说: “好糟糕的接吻技巧!” 他的脸上仍挂着嘲讽的笑意。

这个变态、罪大恶极的色魔!